

韋著

「中國思想史」讀後

李紹崑

自從一九一九年胡適之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冊」，直到今日韋政通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問世，六十年間，不但中國的哲學界和思想界經歷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化，而撰寫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增添了許多家。讀罷了韋氏的大著，我們覺得，他既能取諸家之長，又能補諸家之短，正所謂後來居上，這實在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盛事！

回想自五四運動以還，由於西學東漸，凡治中國思想史者莫不有其主觀的偏見和成見。東西洋的學者們對中國思想史固然有其「先天」的成見，連我們本國的學者們也難免有其「後天」的主見和偏見。譬如說，接受過西洋哲學洗禮的中國學者，遠者如胡適之，近者如馮友蘭，都曾過份重視中國思想的邏輯性，而忽視了甚或磨滅了歷代哲人的直覺性。韋氏不但在書中糾正了此一偏差（頁八），而且在他的著作裏作到了「以思辨之力，推廣其體驗之功，使二者能兼資互進」（頁九）。

再說，那些沒有受過西方哲學思想薰陶的中國學者，則未免太不重視邏輯性的價值，而又過份強調直覺的體驗；因此他們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著作就難免流於主觀，而枉顧客觀，像錢賓四、唐君毅諸先生都有這種傾向。韋氏在寫作本書時，一方面尊重了這些當代學人，另一方面他在書中也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既沒有厚誣古人，他更少替先哲們文過飾非。

韋著分上下兩巨冊，凡一四五三頁。上冊共有二十章，去年十一月出版，凡七一三頁；下冊亦已於今年四月問世。今略作評介：

撰述體例超越前人

展開韋著的目錄，給我第一個好印象的是清楚明白。第一、二兩章是總論，著者向我們清楚扼要地交代了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與思想。第三章以下是甲篇，即所謂子學時代。著者以孔子作為中國思想的開展，這和著「西洋哲學史」的柯普斯頓（H. Dapleson S. J.）之以柏拉圖（Plato）作為西洋思想史的開展是東西輝映的。然後著者依次分述了墨子、老子、莊子、公孫龍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各家各派的思想。第十二章開始是乙篇，即所謂儒學制度化與玄學的興起。著者以九章的篇幅分述了董仲舒以下的十餘思想家，而迄於范縝為止。每章之首，著者都撰寫了三百至一千字左右的思想家小傳，然後才論述他們的思想，這對一般讀者而言是非常方便而有用的。

在介紹各家思想時，著者盡量引用了各思想家的原文，但他也利用了後期學者的有關注釋。著者的用意大概是：既要讀者會見古代思想家本人，同時也要我們聽聽後世各家對那些思想家的看法與評價。由於韋氏寫作技巧的現代化，也是由於他文筆的通俗化，

我們讀他這部談思想的書，自有一種欣賞文學作品的快感，而沒有讀一般哲學典籍的枯燥。

編印技術尚可改進

韋著在印刷方面有許多突出的地方。例如，正文用老五號字，可謂老少咸宜；再如，引文選用正體、標題取用黑體、而注釋採用新五號等等，都是編者與印刷出版等單位合作無間的结果，值得今日中文出版界的注意。

本書另一件值得驕傲的是它校對工作的認真，而不像坊間一般出版讀物的錯字連篇。此外，封面設計很古樸，裝釘封套很精美，以及訂價方式之多元，用以照顧不同地區的購買力（臺幣三百元，港幣五十元，美金十五元）在在都表現了出版單位的用心！

感到美中不足的也略有所見。首先注意到的是：韋著不但沒有詳盡的參考書目，書末也未見「引得」。而且在書內引用外國學者及其著作時，都沒有附錄西文的原名，這對青年讀者實在是一件憾事。

最大的遺憾是沒有作到「文圖並茂」！四十年前，鄭振鐸編著「中國文學史」，除了鄭氏的内文引人

入勝外，每一章內的插圖更令人入迷！二十年前，李若瑟（Joseph Needham）著「中國科技史」，所搜集的插圖，無論在數量上與質量上都超過了鄭氏，因此也廣為讀者稱道。如果韋氏大著也能挿印歷代中國思想家的畫像及其有關思想活動的圖片，則不但為本書生色不少，而且有助於讀者對思想家的了解，說不定更會與起讀者思古懷舊之幽情呢！

瀏覽之餘不勝感慨！

說句老實話，收到韋著之後，我因正在趕寫幾篇費時的論文，對韋著只能草草地瀏覽一番。但是，我對著者撰寫的「自序」却曾咀嚼再三。讓我引述該序兩段，一則用以罪己，二則也願與著者和讀者共勉。

「一百多年中國遭受空前的災難，思想上可說是

一片混亂，許多知識份子的頭腦，只是別人思想的戰場，無意義的分歧與對立，不用大腦的叫囂與吶喊，不知道浪費了這一代人多少珍貴的時光。我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歲月，才摸索出一條思路，才發現自己可以獨立奮鬥的目標」。

「五十年來並不是沒有具備做這種工作能力的人

照明出版社策劃

飛 碟 與 科 幻

双月刊

全省各地書攤有售

定價每冊30元，全年六期一六〇元

內容有：國內外有關飛碟最新
的理論、動態；有關科幻作品
賞析及科幻觀念的介紹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11樓

電話：3036561、3036554

郵撥一〇八九四八照明出版社

，可惜有點能力的人，往往急於成一家之言，而疏於為青年做點學術性的服務工作。一個學中國哲學的人，如沒有一部比較完整而有相當深度的思想史就如旅行沒有導遊手冊，不但難入寶山，且必事倍功半，意志薄弱一點的，往往成為學界的逃兵」。

無疑的，韋著是一部「獨立思考」的結晶，它總

結了五十年來治中國思想史前輩們的成果，它也播下了當代青年學者們創新的種子。讀完了韋氏的大著，我不禁想起了墨子答覆儒者「述而不作」的那句話。墨子說：「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我想，韋政通教授之撰著「中國思想史」，大概也秉着墨子的同樣心懷罷。